■家庭相册

烛光里的姐姐

□唐宝民

那年我刚满8岁，父母先后病逝，家里只有我们姐弟四人。姐姐是老大，那年她也才14岁，在上初中。

家里背了债，总是要还的。生活中样样要花钱，谁来挣？姐姐聪明好学，志向远大。但为了这个家，她主动选择了辍学。也就是从那天起，我再也没见她拿起过书本。

她太忙了。每天忙前忙后，要照看年幼的弟弟妹妹，还要承担起所有的家务活，烧火做饭、喂猪喂鸡……后来，我和弟弟妹妹相继上学了，白天她就和大人一样下地劳动挣工分。学校的不远处就是一块农田，常常，我会看到姐姐瘦小的身躯在和大人们一起干活。那样吃力的农活，有时候大人都吃不消，更何况一个才十几岁的女孩子呢？晚上，她点蜡烛给我们缝补衣服、做袜子。姐姐做的袜子厚实而温暖。严寒的季节，我们的脚，从来没有挨过冻。

青春妙龄的姐姐，长得端庄秀丽。19岁的姐姐，情窦初开，也非常渴望爱情。她认识了一个城里人。斯斯文文的年轻人，在城里有一份很好的工作。他很喜欢姐姐，每次来看姐姐，都不忘买花生糖给我们吃。雪白的糖衣里包裹着香酥可口的花生仁，特别好吃。姐姐看我们吃得很香，就微笑对他说，又让你破费了，不好意思。年轻人笑容灿烂，说，一家人热热闹闹在一起，多好。说着，眼圈就红了。

他真心喜欢我们，我们当然也很喜欢他。私下里，我们管他叫姐夫。他红了脸，小声说，还没领证呢。

那时年少不懂事，看见姐姐和年轻人一起漫步林间，我还心里嘀咕，什么话说个没完，还要背着我们？

但后来，那个年轻人再也不来了。原来，他的父母急着让他结婚，但姐姐说要等几个弟弟妹妹都长大了才能结婚。年轻人的父母当然不会同意，婚事就这么黄了。

村里人都说姐姐傻。姐姐平静地说，家里现在是这种情况，弟弟妹妹们还没长大，我不能扔下他们不管。

后来，再有人到我家提亲，姐姐只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要男方倒插门到我家，一起承担起供弟妹上学的重担。求婚的人一听这条件就都吓跑了。

日子如水一样缓缓流淌。家里还完了债，我考上了大学，毕业后留在城里工作。弟弟和妹妹也都结婚了，过得很幸福。

姐姐终于嫁了人。

姐夫这个人，人倒不坏，也很能干，但过日子没什么算计，事事都要靠姐姐来张罗，而且他好喝酒，喝多了就耍酒疯，姐姐拿他没办法，只能在心里苦自己。

今年春节我回家的时候，姐夫又喝多了，在屋子里发酒疯，乱骂人。姐姐脸涨得通红。后来，我在另一个房间，看见姐姐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，并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来，是那个城里的年轻人的照片。姐姐看着看着，几滴泪滴到照片上，我知道，这么多年了，姐姐其实一直都是喜欢那个年轻人的，可是，为了我们，她把一生的幸福都放弃了。

那天晚上，停电了，姐姐点上蜡烛，又开始忙碌。我问她，姐，没有电，咱们唠会儿嗑吧。姐姐一边忙手里的活，一边说，“行，唠呗。我想给你缝一双鞋垫，厚实一点的。你明天就要走了，路远，得有一双结实的鞋垫才行”。

烛光下，我发现，姐姐老了。眼角的鱼尾纹网一样扩散，满头的黑发里夹杂着不少白发。心畔，有一首歌缓缓地响起，那是《烛光里的妈妈》。

烛光里，姐姐低着头，一针一针地缝着鞋垫。我默默地看着她，心中涌起一缕酸楚。姐姐，多年来，你为弟弟妹妹操碎了心。这辈子，在我心里，你就是我们的妈妈。

■图片故事

被童年治愈

□马亚伟

有人说，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，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。我觉得这句话是有些道理的，童年是一个人的精神襁褓，烙印着每个人对这个世界的最初体验，对人的影响根深蒂固。你可以抹去一切，但无法抹去童年。无论我们走多远，蓦然回首，童年都在灯火阑珊处守望着我们，带着最初的笑容。

被童年治愈，是一件幸福而奇妙的事。我有个同学，小时候母亲喜欢跟她玩游戏。有什么好吃的，或者给她买了铅笔、橡皮之类的，母亲都会藏起来。藏到抽屉里、柜子里，有时还藏到被褥底下让她找。在这样的游戏中，她幸福地长大。虽然她的父母去世很早，但父母留给她的，是阳光开朗的性格。

后来她参加工作，结婚生子，日子过得很幸福。但谁都有烦恼，也有情绪低落的时候。每当她心情不好时，就开始疯狂收拾屋子来解压，整理抽屉、衣橱、被褥，有时能把家翻个底朝天。在整理的过程中，如果发现一张被遗忘在衣服口袋里的钞票，或者一个很久找不到的小物件，她几乎像找到“速效救心丸”一样，在一瞬间被治愈。那个瞬间，让她想到童年。那时她找到母亲藏起来的宝贝，会发现母亲正微笑地看着她。想起母亲的笑脸，让她瞬间豁然开朗，心中郁结的情绪烟消云散。后来她老公知道了她这个“怪癖”，便故意在衣服口袋里放点钱，或者把她的东西偷偷藏起来等她找。为此，她对老公心怀感激。

另一个朋友，如今功成名就，是名副其实的成功人士。每当他心情低落时，就会回到老家陪老母亲住两天。他的母亲便会招呼所有儿女们都回家，来吃顿团圆饭。热热闹闹的一顿饭吃下去，他便会觉得“神马都是浮云”，然后一身轻松地回城。调整几天，再投入到新的挑战中。他说，小时候家里兄弟姐妹众多，而餐桌上总是“狼多肉少”的状况。为了让每个孩子都能吃饱，每次吃饭母亲都习惯为他们“分餐制”，把大盆里的饭菜一碗碗盛给孩子们，大孩子多盛点，小孩子少盛点。尽管生活那样清贫，一家人却其乐融融，过着温馨平淡的日子。如今的家庭大聚餐，老母亲依旧会做汤菜，然后一碗碗盛给孩子们。儿女们想让母亲歇歇，她却不肯。

或许在母亲心中，那一刻她也像回到了从前。

他与童年相逢，母亲与往事相逢，都会唤起内心深处的情感。这种情感，有天然的治愈能力。被童年治愈，因为有些事能让你回到起点、找回初心。当你历经沧桑，又与童年的场景相遇时，会有种重生的感觉——归来仍是少年。

我小时候，每次生病母亲都会给我做一碗热腾腾的面条，上面卧着一只白莹莹的荷包蛋。如今多少年过去了，我一直保留着一个习惯，病了、累了或者倦怠了，就为自己做一碗面，上面照例卧着一只白莹莹的荷包蛋。这碗面做得味道如何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经过这样的一个仪式，我会给自己一种心理暗示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！

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被童年治愈。我觉得，再糟糕苦难的童年也都会有一抹亮色，总有一些经历温暖了我们。没有谁是绝对的“幸运的人”，也没有谁完全是“不幸的人”，你所有的经历都是“专属财富”。

愿我们每个人都能被童年治愈，被爱治愈。

物尽其美

——读莫非《风吹草木动》 □彭忠富

有人曾仔细统计《诗经》中的草木虫鱼数量，共计有113种草、75种木、39种鸟、67种兽、29种虫、20种鱼。难怪孔子要求我们要“多识鸟兽草木之名”，试想你不认识这些草木，不知道它们的茎叶花果长什么样，那么在学习《诗经》时定会失掉不少快乐。

万物有生有命，各美其美，我们的四季才得以这样热热闹闹。花儿落尽，结果叮当，唯有自然才是一本完美的书，历久弥新，处处大观。而我们不过是一个荒野里充满好奇心的阅读者。

荒野之中，奥秘无穷。不被一朵野花之美震撼的人，恐怕也理解不了一朵野花的玄妙。风吹草木动，没有草木，风存在也跟不存在一样。著名诗人、自然摄影家、博物学者莫非理解自然对于生命的细微意味，他常常被一片风中的树叶迷醉。他认为树叶总比一本书更厚实、更深刻、更新鲜，活的“知识”在早晨的草叶上，在正午的花蕊里，在黄昏的浆果中。

三十年来，莫非一直关注中国大地上的各种植物，其工作可以概括为，“人在山中，意在象外；检索草木，任由我心”。莫非认为最好的功课，便是一头扎进丛林里。太阳是荒野里唯一的灯，他不用别的照明，自然光才够自然。光与影，对他而言正好比一片树叶的两面。在给植物拍片的过程中，莫非也收获了大量的诗歌，譬如他在诗歌《荠菜》中吟道：“青草的四月，被荷塘领养过来/那么碎那么铺张。上元之夜/荠菜和鞭炮遍地开花。满城的雪/不要太久，不要穿过一个人的阡陌。”

莫非最近出版的《风吹草木动》是一部“诗意的博物学著作”。全书以二十四节气为线索，巧妙地结合含蓄隽永的现代诗歌、精致典雅的博物随笔和细腻深切的逆光摄影图片，向我们展示了凌霄、蜡梅、虞美人、海棠、玉兰等数百种人间草木在自然四季中的细微变化，以及它们在中国人生活中所呈现的美学情趣和文化意味。那些美轮美奂的图片还原了草木的生命情状，照亮了草木的生命特质，最终教会我们观看草木，呵护它们的灵与魂。

书中的诗、文、摄影不是简单粗暴的拼凑，而是水乳交融于“中国草木的自然变迁”这一时间的纹理，能给人难忘的阅读体验和美感享受。譬如莫非在《仿佛梅花不放，春之门是打不开的》中赞道：“梅花乃百花之神。所谓千冬百态，就是为梅花定制的赞美之词。自在而独树一帜，不言而通灵万物……”这种“融文本”展现的不是虚无缥缈的远方，而是“即目所见”的眼前。

二十四节气仍在，七十二候如前。有感于自然与文明之间日益巨大的裂痕，莫非希望，物尽其美，人尽其善。让我们以天真的赤子之心，亲近自然，亲近这个世界。